

# 垂柳婀娜迎春来

■衣殿臣



我国地大物博,万木峥嵘。白杨挺拔,松柏长青,榆苍槐茂,李白桃红,争奇斗艳,各有风情。而我则对柳树喜爱有加,独有所钟。因为它形态优美,无地不生,迎春早绿,欣欣向荣。最令我心存敬意的是,从小到大,它伴随我一生。

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门前隔道有个水塘,水塘右侧有三棵大柳树,婀娜多姿,亭亭玉立,每天出门都能看到它。我家隔壁是一所私塾(教师自己设立的学校),老师是沈阳人,叫佟培志,文学功底深厚。一次他给我们讲贺知章的《咏柳》,分析得头头是道,十分仔细;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,非常认真。第二天,他则独出心裁地带领我们来到柳树之下,指着柳树和下垂的枝条,又进行一番实物教学,生动形象,令人大开眼界,欣喜异常。从此,我便记住了贺知章的《咏柳》,也开始喜欢柳树了,而且终身不忘。

是的,柳树确实与诗歌有缘,三千年前的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中便有提及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汉代《古诗十九首》中也有吟咏:“青青河边草,郁郁园中柳。”此后的一些朝代,咏柳诗更是不计其数。其中,贺知章的《咏柳》最为著名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此诗想象丰富,构思新颖,语言优美,比喻尤为生动,别具一格。因为柳是报春使者,所以诗人常常把它和花放在一起吟咏,创造了许多名句。诸如韩翃的“春城无处不飞花,寒食东风御柳斜。”陆游的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志南的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程颢的“云淡风轻近午

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。”皮光业的“行人折柳和轻絮,飞燕衔泥带落花。”刘铎的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……可见,与花相提并论,彼此映衬,这是柳树独享之荣,其他树木是望尘莫及的。

说来也巧,我在农村时门前有柳树,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,大饱眼福。后来考大学进了哈尔滨师范学院(今天的哈师大),从宿舍到教学楼的路旁,也有几棵柳树,姿态多姿,随风摇曳,煞是美观。只要是去上课,我都要多看它几眼。毕业后留在哈尔滨教中学语文,家住高秋林很近的邮政街,门前隔道也有两棵柳树,那棵大的高有数丈,枝条几乎垂地,为了便于行人走路,年年修剪。每当我走出大门,看到的便是这两棵一大一小的柳树,隔道和我相处已有好几十年了,真可说是一种缘分。

我家离儿童公园很近,每逢春夏秋冬三季,常常和老伴去公园游玩,与其说是赏花,不如说是观柳。在公园诸多树木中,最招人喜欢的是垂柳,毫不夸大地说,这里的垂柳是我一生所见到的最美的柳树。从西门进入园中,走三四十米左右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棵高大的柳树,枝条下垂,宛如丝绦。离它不远有棵老榆树,榆树下面有一圈坐凳,坐在上面欣赏垂柳,就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。北门左侧的那四棵垂柳,更是高大无比,一字排开,下垂的枝条,随风起伏,姿态多姿,百看不厌。我和老伴几次在树前拍照,希望能留住这美妙的形象和大好的春光。这几棵柳树所垂下的“绿丝绦”,要比贺知章的吟咏还要美

妙动人。

更为有趣的是,我还给自己作了一条“规定”:不论是出差还是旅游到了哪个城市,只要有机会上街,都爱看看这座城市是否有柳树。天缘有幸,我在北京颐和园,看到过柳树;在上海南京路,看到过柳树;在南京玄武湖,也看到过柳树。一次去杭州西湖,特意寻访“西湖十景”,事后写了一篇《西湖十景赋》,对“柳浪闻莺”作了这样描写:“柳浪闻莺,百鸟乐园,优美动听,胜利管弦,西湖佳境,万众争观。遥想当年,此处是帝王御苑,只供皇家玩赏;再看今朝,这里是民众乐园,广纳游人消闲。几经修建,园林不断扩大;多方栽种,花柳越发娇妍。阳春三月,草长莺飞;西湖四处,景色光鲜。漫步徐行,随意赏玩,亭台阁榭,假山清泉,小桥流水,风月无边,曲径通幽,别有洞天。那婀娜多姿之垂柳,随风摇曳,百观不厌;那婉转娇媚之莺声,传入耳际,久听不厌。”

柳树属于落叶大乔木,其枝细长,柔软下垂,性喜湿地,生长迅速。它最大特点是好种易活,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,故民间流传着“有心栽花花不发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之说。据有人统计,全世界共有300多种柳树,其中我国有50余种,以垂柳、旱柳、河柳、杞柳、黄花柳居多。在海拔1200—1800米的高山上仍能存活。柳树耐高温,亦耐干旱。其寿命大约在100年左右,最长的可活到1000年。

柳的功能很多,非其他树木能比,折柳送别在古代就非常盛行。王维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,便是这方面的名作: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

劝君更进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灞桥折柳送别,几乎成了古代长安的一道风景,无人不知,其他地方这种风俗也很普遍。

柳和爱情也有密切关联,古代诗词常常以柳起兴。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便具有代表性: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欧阳修的小词《生查子》上片写得更为形象生动:“去年圆月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花前月下,是男女相约最浪漫最风情的时间和场所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,古代一些爱柳名家,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故事和佳话,至今仍然流传于世,很有正能量,生动感人。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展禽,为人正直,为官廉洁,颇受人们好评。《淮南子》一书记载:他家院中有柳树,展禽常常“身行惠德于其下”,因得号为“柳下惠”,极其受人尊重。《晋阳秋》记载,西晋名将陶侃镇守武昌时,“尝课诸营种柳”,春风一来,摇曳不停,煞是壮观,人称“陶公柳”。元代还有人吟咏曰:“栏杆尚有陶公柳,留给行人记武昌。”《晋书·桓温传》载:大司马桓温北征,路过金城时,见其昔日所种之柳已十围,慨然而曰:“树尚如此,人何以堪!”

古人种柳最为驰名也最为感人的是柳宗元,他姓柳更爱柳。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,曾带领手下到柳江边种柳,并写诗说:“柳州柳刺史,种柳柳江边。谈笑为故事,推移成昔年。垂阴当复地,斲于会参天。好作思人树,愧无惠语传。”开头两句仅十个字,就用四个柳字,读来一点也不觉得重复,反倒是朗朗上口。这样的诗,真可说是奇哉妙也,除却柳宗元,无人能够写得出来。

欧阳修在做杭州太守时,也在平山堂种过柳树,后来他的一位姓刘的朋友出守杭州时,他作《朝中措》词送行,上片写道:“平山栏槛倚晴空,山色有无中。手种堂前垂柳,别来几度春风。”已经时过好几年了,还念念不忘,足见他对手栽垂柳感情之深。

清朝末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戍边时,从长安开始,经陇东,穿过河西走廊,直到新疆新疆的伊犁、南疆的阿克苏等地,沿驿道栽植柳树,至今阿克苏等地仍保留有三抱合围的大柳树,人称“左公柳”。其气派之大,范围之广,无与伦比。清人杨昌浚写诗赞之曰:“大将筹边未还,湘湖弟子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
人有所好,树有所值。白杨挺拔高大,故而茅盾为之礼赞;青松坚贞劲节,故有陶铸美其风格。我今追随二公,为婀娜多姿的垂柳写篇散文,以示敬意,不忘初心耳。

“光头”是光头饼的俗称,是北方人都熟悉的一种食品。老实说,之前我对这种食品只是吃过而已,没有太深刻的印象,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。

2022年“十一”长假,我没有外出。宅在家的日子毕竟有些枯燥,很想出门就近走走。刚好无意中在手机微信上看到哈尔滨道外“北三光头”的信息:说这家二十多年的名店,现在火得不得了。信息还有一段现场售货的录像,让你对这一信息的真实性不容置疑。那一刻我心里还有几分惭愧,在哈尔滨生活了40多年,竟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老字号。

打开高德地图导了一下,惊喜地发现从我的住地群力到这家店还很方便,12路公交车不用倒车就能到达。于是,在一个雨后天晴的日子,我迎着瑟瑟的秋风走出了家门。

在道外北三道街下了公交车,正想打听一下怎么走,迎面一个人拎着两个装满光头饼的塑料袋从前面的路口走过来,我沿着这活的“路标”,走了几十米就看到了那个不太起眼的小店,店的前脸上写着蓝色的店名:北三凯奇清真食品——北三光头。

于是赶紧扫码进店。走进小店的第一个感觉是拥挤,不大的店铺里挤满人,摩肩接踵。这里不止经销光头,店铺中间是围成长方形的柜台,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食品,柜台前挤满了顾客,几个白衣白帽绿围裙的营业员不停地忙碌着。很快我在店铺里面的一个角落,看到了卖光头的专柜。凑到跟前一看,顺着柜台人们正有序排队购买,我自觉地向后寻找队尾的位置。我摸索着走到墙角,看到人流顺着墙拐弯了,继续走了几步,又拐了,一问还是排光头的。就这样,我走了个U形,又回到了店门口位置,才找到了队尾。我不由得感叹道:人真多呀!前面的一位女顾客回头问我,第一次来吧,我说是的。她笑笑说这里天天排队,过去还在外面排队呢,没有人少的时候。

我刚在队尾站下来,马上身后就有人问我是不是买光头的,说着就站到了我身后,很快后面又有了人。长长的队,秩序井然,人们表现出了空前的文明,跟着人流缓缓前行着。

前面的女顾客显然是这里的常客,在排光头的同时,她瞄准哪个柜台人少,不时地打个短平快,一会儿拎回一袋大饼干,一会儿拎回一袋山楂片,排队购物两不误。她告诉我,她住得远,在顾乡,二十多年了,她爱人每天早饭就吃几个这个牌子的光头,别的牌子的不吃,所以她经常过来买。

## 在哈尔滨排队买“北三光头”

■陈 杰



一个品牌能让顾客如此信赖,我不禁有些感慨。我跟着人流一点点向前移动的同时,也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柜台,发现这里的食品种类非常丰富,有我熟悉的大饼干、桃酥、蛋糕、长白糕、江米条、面包包、油茶面,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。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现场的照片。看我对这家店铺感兴趣,前面的女顾客回过头告诉我,前面的墙上有这家店的介绍。

不知不觉中,我已经来到了光头专柜前。我这时才注意到,在柜台的一侧,立着每人限量30元的牌子。这又是我没想到的。

刚好一炉新烤出的光头上市了,我赶紧扫码付款,从营业员手里接过三袋有些烫手的光头。回望身后的人群,感觉还是很幸运的。30元钱买了这么一堆,我感觉难以置信,回头看看价格,一斤才4块6,真是便宜。

我感到意犹未尽,又到蛋糕柜台买了一袋蛋糕。完成了采购任务,我还想了解更多这家店,于是按照刚才那位女顾客的介绍,挤到一侧墙上挂着的几张图片前,在周围一片嘈杂声中,认真细致地看起来。

“北三光头”是因为厂家的位置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北三道街而得名,这家店的主人是李丙发夫妇,1995年,他们来到这里开店,精心研制各式传统点心,赢得了很好的口碑。特别是“北三光头”,由于讲究用料,保持面粉纯自然香气,形成了独特的口味,已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品牌,20多年经久不衰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镶在墙上的一张2013年4月10日的报道:《冰城网友热评引来外地客追捧排队买“光头”为寻老哈味》,文中说每天销售的光头多达七八百斤,很多外地人也赶来排队购买。

我坐公交车回到家里时,手中的光头还热乎乎的,打开食品袋,一股面食的香气立刻溢满了客厅,一个个鸡蛋大小的光头焦黄中透着油光,看着很有食欲。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,满口的绵软和香甜,口感好极了。老伴吃了也是赞不绝口。

如今我已经几次去排队买光头了,而且还想继续排下去。

## 附中小区

■张 猛

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让我这个暂住的陪读家长都跟着沾沾自喜,就连房间举架梁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。

小区里面有个小花园,四周有高大的杨树,可以和七八层楼比肩,风来时哗哗作响,像在诉说什么。这里还有北方难得一见的槐树和散落的低矮灌木。树下有个垂直的走廊,有蘑菇一样的亭子,以及一截镂空的新墙。墙上有葡萄树,下边有门,门旁有个老式挂钟,不知疲倦的钟摆循环往复,偶尔会响起几声啾啾的低鸣。园子四周还有几盏好看的路灯,两端都像喇叭花似的垂下,到了晚上,柔软而明亮。

搬来之前,我来这摘过葡萄。那是个阴雨连绵的日子,小区里看不见人,只有深邃的绿荫和闹世之外的宁静。

我第一次走近它,就像偶然遇见桃花源武陵渔人,有说不出的惊讶。在里面游历一番,摘两串又青又小的葡萄,回家一吃,酸得闭不上嘴。

小区门口的院子里有个大花坛,没花,只有一棵杏树,几株丁香。夏天盛极一时,满树繁华,它们不知活了多久,树干比碗口还粗,成了精一样。四五月间丁香怒放,一簇簇花穗挺立枝头,满眼都是深深浅浅的紫,清香四溢,宛如让人心潮澎湃的交响。遗憾的是,花粉过敏的我只能敬而远之。七月,杏儿熟了,像闪烁在枝头的星星,少有人摘。熟透的落下来,被车碾,被鸡啄,或者归于泥土,再开始新的轮回。

鸡是看收发室的大姐养的,它们就在花坛树下栖息刨食。还有一只小

狗叫欢欢,一只黑猫没名字。欢欢叫的时候,“嗷—嗷—”的声音拖得很长。好斗,呲牙咧嘴一副凶样。大姐还负责小区保洁,清扫院子,把垃圾箱交给垃圾车。车来的时候,一个个垃圾箱被托举到半空,再倒进车厢,马达巨大的轰鸣声能把人从梦中唤醒。身体健硕、一脸诚恳的大姐还常帮人介绍出租的房子,并借过我钳子、螺丝刀一类的工具,自行车也借过。她是小区的万事通,小广播,从她那里窥见了这个小区的前世今生。

欢欢每天就躺在收发室墙根下,从不咬人,只跟摇摇过市的小狗过不去。那只黑猫有时会跳到窗台上,瞪着闪亮的双眼,与我对视。黑猫和旁边朝开暮合的含羞草有时恰好出现在同一个窗口,成为一幅神奇的画面。

儿子上完高一,我们陪读的家就搬到了振兴街街头的附中小区。

值得一提的是小区门旁那个米黄色收发室,墙壁一角不是尖锐凸出的直角,而是舒缓浪漫的曲线,连同探出墙外的褐色屋顶以及木窗一起弯过去。在层层叠叠笔直坚硬的楼宇间,这点可爱的弧度显得弥足珍贵,与众不同,增加了我对它的几分好感。

小区只有三栋楼,门口两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,比里面那栋光鲜亮丽的“零零后楼”明显矮一截,楼道里有股来自岁月深处的霉味。后来,老旧小区改造,所有楼房都披上或深或浅的黄色,焕然一新,那是属于哈尔滨的色彩,能抵御严寒,让人幻想春天。

一位8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常常自豪地说,我们这栋楼是教育厅家属楼,厅长在这住过,这叫“厅长楼”。她告诉我,屋顶是“捣制”的,不像有的楼用预制板拼成。说话时,她竖起细长的食指向外伸去,那样子让我想起鲁迅笔下元气淋漓的阿长。当年装修房子,力工说,“全哈尔滨没见过你家这么靠谱的墙。”每次提起,都能看见老人脸